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通志卷之六

書目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三目錄

雜記類

記五

東平府新學記 元好問

警巡院廨署記 元好問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元好問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元好問

李參軍友山亭記 元好問

威德院功德記 元好問

朝元觀記 元好問

鄧州新倉記 元好問

汴故宮記 楊奐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平蠻記 陽恪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舍奠禮器記 鄭陶孫

櫝著記 劉因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退齋記 劉因

鶴菴記 劉因

麟齋記 劉因

汴梁廟學記 姚燧

澧州廟學記 姚燧

千戶所廳壁記 姚燧

江漢堂記 姚燧

遐觀堂記 姚燧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檣槎亭記 元明善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虛室記 元明善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邵菴記 袁 桷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考亭書院記 熊 禾

克復堂記 虞 集

誠存堂記 虞 集

思學齋記 虞 集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 集

孝思亭記 虞 集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 集

尊經堂記 虞 集

西山書院記 虞 集

鶴山書院記 虞 集

張氏新塋記 虞集

御史臺記 虞集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小圃記 馬祖常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都水監事記 宋本

滋溪書堂記 宋本

臨高縣龍壇記 范梈

懷友軒記 杜本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歙縣孔子廟記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看松菴記 宋濂

琅琊遊記 宋濂

游鍾山記 宋濂

遊荆塗二山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葉治中厯官記 宋濂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三

侯官吳曾祺纂錄

雜記類

記五

東平府新學記 元好問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

霖同出于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爲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口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址。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莅政。以爲國家守成尙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闌闔。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旣以事聞之朝。庀徒歲事。工力偕作。首荆禮殿。堅整高朗。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袞。鄒兗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於齋館。庖福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

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于新宮。立弁朱衣。佩玉紓徐。蚺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大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者著于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新民。二者相爲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旣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嘗見

于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酌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棄之爲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穿窬。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貶駁。爲譏彈。爲姍笑。爲凌轢。爲癡癡。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妬。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蟲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旣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

爲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服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晉魏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己者矣。故備述之。既

以自省。且爲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誦讀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元好問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于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傯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

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余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二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令旨重修眞定廟學記

元好問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眞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旣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圯。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爲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爲攸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歲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

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爲禮殿。爲賢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廢庖廩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成。絃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田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

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爲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旣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豈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諛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縣繩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斲珞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